

校史在於揭露

博物館做為一種方法

專題演講者：國家教育研究院 林崇熙

資料整理與撰文：成大博物館 江映青

11月15日在國際會議廳舉辦的「校史與機構史研討會」，上午第二場演講者是國家教育研究院林崇熙院長。關於林院長的名字，一路出現在STS學會、通識教育、未來學院到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國家教育研究院，這些看似超跨領域卻又有所相通線索的地方，似乎也很好地解釋了今天的講題，博物館如何做為大學校史的方法？

首先林院長重新釐清「大學是個什麼樣的機構？」他先提出大學的四個目的：社會良心／眾說異議／優良學術／培育人才，其中特別強調，大學必須是社會的良心，並且容納異議的聲音在校園中安全地發聲，以海納百川的精神讓校內師生能夠看到、聽到不同立場；而我們普遍認知大學致力的學術研究，也應回應到「社會良心」的角色，以解決社會問題、協助應對社會風險，不僅只是增加論發表數量而已；甚至、更應前瞻地挖掘潛在的問題，比如日本科學廳早在1970年代就已經在為高齡化社會做準備。因此，在林院長列出的四個「大學目的」，都和社會連結、具有「社會」性質，反而媒體最愛報導的「企業最愛」、「百大排名」都不在其中。

這幾年教育部大力推動USR計畫（大學社會責任），林院長也提到，許多時候難免只是為了爭取計畫經費，他期許真正的極致是大學內的每一個系所都能解決社會問題，而每一位老師的研究，都能做到USR，如此教學本身就已經是實踐大學社會責任的過程。

而好的校史/校史館，就是將一所大學為了上述四個目的的努力和成果呈現/揭露出來，包括做到什麼（what）、當時為何如此做（why）、及促成（尤其是突破）的歷程（how），而人時地（who, when, where）則是做為內容元素，也就因此，個人做為上



述歷程中的一部份，其實無須特別凸顯，尤其，校史不應該排除那些被校方視為「異議」、「難以管理的頭痛份子/社團」的內容。

「揭露」在於讓人看見「重要但是看不見」之處。書寫者不需要做批判，只需打開黑箱，讓人們走一遭歷史，了解事情經過。林院長提出三個層次 what-why-how，先是呈現重大事件或幽微的轉折，再則提出解釋，以1986年美國挑戰者號太空梭爆炸的事件為例，要解釋原因並非只是故障零件的名稱，而是組織（NASA）的文化，當時提出故障問題卻被忽略，而導致最後悲劇發生。最後一個層次是事情發展的模式和運作機制，也是到這個層次才能真正討論未來如何行動。

「揭露」不只是呈現，更需要解釋。林院長舉出幾個國內館舍展示銀錠和原住民族服飾的案例，如果只是陳列，沒有物件背後的歷史故事、脈絡的解釋，其實並無助於觀眾瞭解。至於與科學相關的展覽，往往只呈現「展示/知識本身就是真相」，而不談該知識是如何形成的「真相」，消除了討論科學發展中常見利益糾葛、政治考量、商業介入、時間性、地域性、文化性和社會運作過程的一切可能性。

回到大學校史。世界排名不是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是，「我們自認什麼是優秀的大學？」林院長認為這是需要在校史當中一再思考的問題，同時也是為什麼他建議將博物館做為一種方法來書寫校史。基於本身在博物館服務多年的經驗，林院長先將博物館的「內蘊」舉列出以下五項：揭露、異質地誌、灰色地帶、交會區、公共領域。關於「異質地誌」，先以公墓區、遊樂園等在生活中存在，卻並非每天會去或經常接觸的場域為例，人們在其中通常能夠拋開日常束縛和習慣。博物館亦是如此，可以將不同的時空、領域、主題容納入同一個場域中

（例如科博館的大象骸骨和半導體），展現文化的多樣性，也不會讓人感覺不合理或突兀，這樣異質的特性，讓策展人能有意識地安排各種文化的交會。像是處理過去威權時代下遭到扭曲的史實，博物館透過將各方史料、觀點並陳，讓交會不只是提供發聲，也能做到揭露。

「文明的發展中，能夠促成改變的都是灰色地帶。」林院長以一張白、灰、黑色的同心圓說明，位於白色圓心的主流權力勢必鞏固自身的力量，害怕改變，而國立大學通常就代表著圓心中的典範、常規、正常等主流價值，而灰色地帶的社會爭議、科學爭議、異常、冒險常被避開，但突破、挑戰、創新也在其中；唯有藉由灰色地帶，才能逐漸改變黑色的怪力亂神、迷信、不合法、造成社會危險的觀念和事物。

如果套用在大學體系當中，林院長認為，最能夠代表「灰色地帶」的就是通識教育，儘管在學校中經常被忽略、缺乏經費，但「被忽略有個好處，就是沒有人會管你」，同時也會激發出更多創意的想法和做法，去爭取各方經費支持；另外，諸如服務學習、社團等，也都具有灰色地帶的性質，學校如果能夠善加把握，必定能夠促成突破和進步。放在博物館的領域來看，灰色地帶就是地方文化館作為代表了。

博物館的公共性近年來不斷地被強調和討論，林院長認為「公共性」並不只是單一特質，如何透過公共性經營展現博物館的力量，才是重點。「公開」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還有廣納性、需求性、關係性、行動性。現在的博物館必須廣納各方的力量進來，不再只是由內部的館員/研究員策展（或許也就獨佔了詮釋權和單一觀點），而以博物館的展覽經費規模，也不可能是每個人或單位都達得到，想要

廣納不同聲音，線上策展就是一種不錯的方式。臺史博目前已完成線上策展平台「時空旅行社」，每個人都可以進行策展，讓大家一起寫歷史；另外，設計針對身障、視障者等的各種輔具，以及方便讓偏鄉孩童能觀看的VR展覽，也是增加博物館的近用。「廣納」也包含了社會各種組成的移民，像是臺史博已經設有印尼、泰國等東南亞國家語言的語音導覽服務。如果是在大學博物館、校史館，有時候難有夠多的資源支持典藏，也可以藉由經營與其他館舍或收藏家的關係，借典藏品來進行策展。林院長舉台史博和臺南一中校史館合作的黑膠唱片展和台史博的戰後社會運動展為例，無論是在展品借展上的合作，或是邀不同觀點立場的民眾參與換展策展，都能讓展示的內容更豐富，當歷史和展示的詮釋權不再僅限於博物館內人員，多元立場的參與和呈現，避免特定意識型態偏頗，也讓博物館發揮更多力量。

在公共性當中，林院長表示「需求性」是最困難的，因為博物館很難瞭解觀眾真正的需求是什麼，如果能將傳統一般展示的「供給式」翻轉過來，先考慮觀眾/師生/校友的需求，再針對需求規劃展示，但當前的觀眾/師生/校友究竟需要什麼？林院長提出一種可能的方式：「面對當代議題與歷史對話」。以新竹科學園區即將徵收寶山鄉客家聚落的土地為例，對照臺灣自20世紀初興盛至70年代的糖業，日治時期亦徵收大片土地供給糖業株式會社，以及數年前新竹科學園區擴張的苗栗大埔事件，其實都有許多相同可參照之處。

博物館有其力量，但需要經營，沒有改變，就不會有力量。林院長說，現在讓大學生修滿128學分，以為吸收這麼多知識學生就會有能力/力量，其實無法證成是否真的如此，以往大家堅信不移的「知識就是力量」，更應該修改成「知識+行動=力量」，不只如此，還應該注意能量是否有運用在對的地方，是否有對應到需求，搭配適當的關係網絡，加上自身的行動，才能產生真正的力量。無論是大學內各校系培養學生，或是大學做為社會良心，都需要改變的力量，因此上述的做法亦是相通的。

最後，林院長對「博物館做為一種揭露校史的方法」給出總結的一些建議做法：

- 一、呈現大學做為社會良心。
- 二、呈現大學為了解決重大社會問題而進行的優良學術研究。不只是看產學合作計畫的金額數字。
- 三、呈現大學培養了優秀的社會人才，對社會卓有貢獻。上市企業的董事長不見得就是傑出校友。
- 四、揭露大學（系所）興衰盛亡的歷程機制。
- 五、揭露大學IR（校務研究）研究成果。例如畢業生出社會後的走向、就業模式等。
- 六、揭露大學重大事件/關鍵轉折/重大突破的歷程始末與影響。像是成大成立大學部不分系，過程中需要重重突破的困難等。
- 七、發揮博物館之為公共領域的特質，鼓勵師生校友進行校史共筆。此亦可促進校友對母校的向心力。校友不只是捐款，也可以捐記憶、觀點、故事、給學校的建言等，建議善用各種網路平台。
- 八、發揮博物館之為異質地誌的特質，就當前重要議題進行古今中外案例的對話。青年學生對未來的茫然、房價負擔重、低薪等，或許並不只是現下的社會問題，透過古今中外類似的事件並陳，可以有機會進行不同的對話。
- 九、發揮博物館之為灰色地帶的特質，鼓勵呈現相對於權力核心的異質觀點與突破性挑戰。

十、發揮博物館交會區的特質，設定某一議題，徵求各系所從該專業立場出發的觀點，以促進跨領域交會。由此而逐漸營造出大學博物館/校史館之為校園內的跨領域交會場域。如此也能凸顯各系所立場的侷限，有助於思考大學教育的問題。

十一、從校友訪談歸納分析出職涯發展成功模式，以回饋大學教學模式改進。

呼應先前所提到，知識必須加上行動，才能產生力量；博物館的內蘊特質（揭露、異質地誌等）必須發揮在公共性、廣納性、需求性等方面，也才能夠展現力量。不僅只是為了讓博物館/校史館成為大家喜歡來的地方，亦是為了成為大家能一起加入討論學校未來方向的場域，身在大學中的我們有哪些地方忽略了？壓抑了？我們應該做出什麼改變？林院長期許大學博物館/校史館能夠發揮巨大的力量，幫助大學真正成為社會的良心。